

目錄

前言：透過祈禱做神學——鄧紹光／	v
譯序：用者手冊——禰智偉／	ix
自序／	xxi
導言／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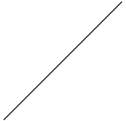
第一部 兆始

1. 重生與無懼／12
2. 主啊！我們真的已經活著嗎？／13
3. 我是誰，竟然可以禱告？／14
4. 求教我乞求／15
5. 建基於過往的殺戮而來的生命／16
6. 救我們脫離枯燥／17
7. 使我們像祂一樣／18
8. 與美好的生命打個照面／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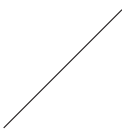
- 9. 因為愛，就能懺悔地生活／20
- 10. 賜我們童真的眼光／21
- 11. 時足予我／22
- 12. 感謝主讓我們在海中漂流／24
- 13. 展開旅程的勇氣／25

第二部 在兩下當中生活

- 14. 我們用愛包裝的謊言／28
- 15. 為狃狃和校園工友而感恩／30
- 16. 讚美作為善功／32
- 17. 上帝，可否麻煩祢暫且放下我們不管？／33
- 18. 這個荒謬的世界／34
- 19. 請祢用懾人的恩典暴虐他們／35
- 20. 向那非「終極含糊」的上帝致詞／36
- 21. 將我們從自戀中釋放／38
- 22. 望之不似人君的統治者／39
- 23. 活在真正的時間／40
- 24. 因上主的款待而得救／41
- 25. 作稱職的和平使者／42
- 26. 神學成為支配上主的手段／43
- 27. 暴烈而又親切的主／44

- 
28. 感謝祢搗亂我們的生活／45
 29. 與雞和平共存的懇求／46
 30. 祢無時無刻的同在使我們疲倦／47
 31. 畏懼與恨惡的德性／48
 32. 讓我們被看見、讓我們成為真實／49
 33. 免被屠宰的羊／50
 34. 向搞笑之王祈禱／51
 35. 為信仰的先輩感恩／52
 36. 祢暴烈的愛教我們謙卑／53
 37. 為被打倒的敵人祈禱／54
 38. 我們佯裝虔誠／55
 39. 肆無忌憚地認罪／56
 40. 使我們專心主道／57
 41. 經得起困惑的單純／58
 42. 賜我們童心／59
 43. 救我們免於濫用來自祢的權能／60
 44. 救我們脫離虛幻的抱負／61
 45. 祢的國度精力充沛／62
 46. 在大選日祈禱／64
 47. 祢毫不吝惜的接待／66
 48. 不要確據，只求喜樂／67

- 49. 彼此委身的膽量／68
- 50. 拆穿謊言的真理／69
- 51. 孩童宛如福音／70
- 52. 暴烈的主，祢的和平使我們驚懼／71
- 53. 為戰禍罹難者求憐憫／72
- 54. 非要踏上這段旅程不可嗎？／74
- 55. 縱無玫瑰園，可否給我們幾朵雛菊？／76
- 56. 在愛裏生命何其甜美／78
- 57. 加給我們盼望，使我們能夠等候／79
- 58. 我們對猶太人的妒忌／80
- 59. 日常生活的快樂與驚駭／81
- 60. 無法擺脫這位會流血的神／82
- 61. 一羣破碎的人／83
- 62. 幫助我們願意向人求助／84
- 63. 祢的聖徒惹笑／85
- 64. 我不想我的敵人被原諒／86
- 65. 我們難道不能只是「稍微地不受歡迎」？／87
- 66. 感謝祢令我們懂得感恩／88
- 67. 當神學不過是噪音／89
- 68. 上帝向世界開的玩笑／90
- 69. 感謝祢令我們飢餓／91

- 
70. 信徒生命是上帝國度的拼圖／92
71. 給我們一顆追求真理的熱心／93
72. 請不要奪走我的憤怒／94
73. 颶風過後／96
74. 經歷傷痛的鄰舍／98
75. 記憶與傷痛／100
76. 救我們脫離美式霸權／101
77. 被忽略的主恩／102
78. 我們就是對世界的記念／103
79. 既遠還近、若即若離的上帝／104

第三部 結束

80. 敬畏上帝，多於懼怕死亡／106
81. 睽視死亡的國度／107
82. 為我們的陳腔濫調注入生命／108
83. 屬肉體的主／110
84. 跟隨恩典的節拍而跳動的心靈／111
85. 兩位生命力堅韌的聖徒／112
86. 為盧雲之死而作／114
87. 為處境倫理家的最終處境而祈禱／116
88. 為一隻貓的離世而作／118

89. 我們的鄰舍所經歷的恐怖／120
90. 幫助我們將生命當成禮物而活／121
91. 令人喜出望外的盼望／122
92. 比我們的暴力更實在的真理／123
93. 我們能夠認識祢，只因祢先認識我們／124

導言

每逢侯氏家族的聚會，我父親都是「指定的代禱者」。在感恩節、主誕節、復活節、結婚週年紀念等場合，當我其他五個叔叔和他們眾多的家庭成員在我祖父母的家中聚首一堂時，每次吃飯之前，大家都會請我父親謝飯。我和我的堂兄弟姊妹只在旁觀看。對於父親肩擔起感恩祈禱 (ask grace) 的重任，我總是望而生畏。雖然我當時不太明白，為甚麼大家覺得只有我父親才最有資格為各人祈禱，但我肯定他就是那位真正被揀選去負責這項非凡任務的代禱者。我仍然隱約記得，他的祈禱雖則大同小異，但都是非常好的祈禱。

當然，我們是一個來自美國南部的家庭。在南方，人們相信每一個家庭裏面，都有人是天生有祈禱恩賜的。我不曉得為何父親被視為擁有這方面的天賦。到我出世的時候，這已經是家族裏面的共識。不過，我無理由懷疑父親是最合適的人選。況且，在我們自己家裏，他總是負責謝飯祈禱，尤其在崇拜之後，牧師被邀同來享用烤雞的時候。

當我發現人們假設祈禱的恩賜是能夠遺傳之時，我的煩

惱就開始了。作為家中的獨子，我理當繼承滿有「祈禱恩賜」的光環。正如我父親是個砌磚泥水匠，我作為侯氏之子，也應該子承父業，學習砌磚牆，對此我欣然接受，但我卻很介意成為專責祈禱的人。

實情是，我不精於此道。我就是掌握不到禱告的竅訣。要我忽然有三十秒的「敬虔」時間，無疑有點虛假造作。在十四歲那年「蒙召」全職事奉（此事最後沒有成真，實在是教會之福）之後，我仍然不懂得祈禱；就算去了神學院，以及後來完成了神學博士課程，我仍然不曉得如何隨時隨地開口祈禱。我知道祈禱是基督徒生活的核心，但我就是做不到不靠講稿就能開口祈禱。我能夠誦讀教會的禱文，而且覺得它們對我的生命是不可或缺的；至於要我自己祈禱，則是另一回事。

直至我到杜克大學任教，這個情況還是沒有改善。當時 Paula Gilbert（後來成為我現任妻子）問我能否上課前在班上祈禱。這是我之前從來未試過的，因為當我在 Augustana College，以及後來在聖母大學教授本科課程的時候，我覺得這樣做好像不太合適。* 當然，我們假設聖母大學的本

* 譯註：侯活士從耶魯大學取得博士學位之後，先在有信義宗背景的 Augustana College 任教，一九七〇年轉到天主教的聖母大學（University of Notre Dame），一九八三年再轉到他所屬的循理會的杜克大學，至退休為止。當侯活士加入杜克大學的時候，後來成為他第二任妻子的 Paula Gilbert，是神學院的入學註冊主任。

科生一般都是天主教徒，但我仍然以為，在堂上祈禱非但無益，反而製造壓力。但是我實在再找不到任何藉口推搪 Paula，去解釋為甚麼在神學院必修的基督徒倫理科課堂上不應該祈禱。於是我謹遵她的指示，在講課前先祈禱；雖然我不太喜歡這樣做，但我仍然決心要做到。本書就是那份決心的成果。

我自問缺乏「隨心所欲地」祈禱的深度，於是在每個課前的早上，都抽時間把禱文寫好。其實我當時並不知道自己在做甚麼，我只是決心把事情做成。不久之後，開始有學生向我索取禱文的文稿，這使我有點不知所措，部分原因是我不想太著意自己所做的。始終，祈禱本身不應吸引人的注意，而應指向我們對之祈禱的那位。不過，無可否認，我祈禱的方式引起了我一些學生的共鳴。

有學生甚至開始建議我將這些禱文出版，但我拒絕了。我不想將禱文出版的其中一個理由，來自我一直對祈禱此行為的困惑：我不想公開地展示敬虔。其實我無需懼怕展示敬虔，因為我根本不是一個敬虔的人；起碼，我沒有那些被一般人聯想為敬虔的舉止行徑。我當然希望我對那些值得尊敬的人和事，流露恰如其分的恭敬，但我從不嘗試變得「聖潔」（holiness）。我抗拒「聖潔」，因為在如今的世代，「聖潔」常常是令宗教陳述失去真誠（truthfulness）的原因之一。

例如，請留意一下，每當有人忽然以敬虔的語調、公式

化的禱告口吻向我們說話，縱然我們願意聆聽，但我們的注意力自然就被分散了。祈禱有時不堪入耳，我估計是因為它們標榜的「聖潔」，將祈禱者的態度，看得比祈禱的內容更重要。最重要的是有人在祈禱。於是，祈禱變成一種表達情感的演練，只在不斷強化我們以人為中心的需要。

我懷疑正因為我這些禱文不夠「聖潔」，所以我的學生才會希望它們能夠被其他人閱讀。這些禱文惟一的特色，就是它們平平無奇 (plain)。這是因為我不懂得用我平時說話以外的方式祈禱。換言之，我認為，當我祈禱的時候披上另外一個形象，是大錯特錯的。我「揣測」(用德州人的說法)上帝會忍受我這種祈禱的方式，因為上帝不需要受保護。我想，這種方式是我經年累月在教會裏，以詩篇祈禱從而學到的。上帝不希望我們來到祭壇前的時候，跟我們平日生活的模樣有異。所以，我放棄裝作敬虔，或者學人在禱告裏應用敬虔的語句。我嘗試用平淡淺白的方式祈禱，但仍希望不失動人的優雅，因為簡潔本身就有無比的說服力。

關於這些禱文的性質

可是，假如說我希望給讀者一個印象——這些禱文之所以被標榜為「平凡」，是因為它們非經過深思熟慮而成——的話，就未免有點言不由衷。我是一個神學人。很榮幸，我畢生都在閱讀奧古斯丁、阿奎那、路德、加爾文、巴特，以

及——求主幫助——衛斯理。假如我說從他們（以及其他眾多並非神學家，卻有精彩生命的基督徒）身上所學到的，對我學習祈禱毫無作用，我就算得上是一個最不懂感恩的被造物。虛假的謙卑即使以「我只不過是個普通基督徒」來包裝，仍然不減其虛偽。「我只不過是個普通基督徒，」但因為教會恩賜了我時間和學習的機會，我就同時被賦予某些責任。

當然，一個神學人代教會祈禱，或者為教會撰寫禱文，可以是一件頗為危險的事。那些經過神學訓練的人，會傾向編寫一些反映他們神學觀點的禱文；或者，甚至更糟糕，他們會在祈禱裏爭辯，提出論證。這種試探無疑是現代神學的獨特標記。現代性意味著從某一個時代開始，神學家相信他們的任務是要去解釋基督徒所信的，而且假設他們的解釋比這些信念本身更真確。如此的神學，就不再是教會的僕人，而意圖成為主人。雖則我對這類神學企圖經常口誅筆伐，但不代表我不會犯相同的毛病，因為我們往往變成我們所反對的對象。

無論如何，我盼望這些禱文如實反映我過去所學到的，就是如何成為基督徒。從過去到現在，一直有不少教導我如何祈禱的良師。假如讀者閱讀這些禱文的時候，看不到一些我個人的思想在其中，我會感到失望。神學作為一門無止境的學問，就是要學習如何與上帝對話、向上帝說話、言說上帝。職是之故，祈禱就是我們一種最被規限，而又最具決定

©2015 by Logos Ministrie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第一部
兆始

1. 重生與無懼

Reborn and Unafraid

發大洪水的主，請以聖靈洗淨我們，讓我們成為祢的生命方舟，* 成為暴力怒潮中的和平。水就是生命，水能潔淨，水也能殺人。出於畏懼，我們就安於在方舟內定居；但祢迫使我们尋索旱地，因為祢教導我們要抓緊在浸禮那一刻，我們如何被聖靈的水和火淹埋，又從水和火裏重生。我們既已重生，就求祢使我们無畏無懼。阿們。

／
譯註：
* 參 12 篇。

2. 主啊！我們真的已經活著嗎？

13

Are We Yet Alive, Lord?

主啊！我們真的活著嗎？我們能感受到傷痛與歡樂，我們有哭笑悲哀。這些就是我們存活的憑證嗎？還是我們誤將導向死亡的時間川流的潺潺聲，當為生命的脈搏徵象？我們發現，很難去相信、很難去明白，我們竟藉著受浸，於祢愛子的死有分，並因此重新得著生命。然而，祢確實藉著浸禮，使我們歸入祢的名下，使我們真正活過來。因此，我們的傷痛與歡樂方成為真實；因此，我們的哭笑悲哀可以成為彼此的服事。請將我們從快將沒頂的死亡江河中救拔出來，讓我們高喊：「耶穌基督是主！」，好叫世界見到祢活潑的生命、祢的愛。阿們。